

奇幻之旅

联手



精心打造

十五万字增修版完美呈现



奇幻新经典

生存者

SURVIVOR

白饭如霜◎著
丛书主编：王岩 杨严

一段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奇故事；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神奇故事；是善与恶，爱与痛，奇幻世界里的成长故事。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奇幻新经典

生存者

SURVIVOR

白饭如霜◎著
丛书主编：王岩 杨严

一段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奇故事；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神奇故事；是善与恶，爱与痛，奇幻世界里的成长故事。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存者 / 白饭如霜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 - 7 - 201 - 05811 - 5

I. 生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6870 号

作 者	白饭如霜
丛书主编	王岩 杨严
组 稿	金震
责任编辑	杨莉 金震
装帧设计	大象设计
出 版 人	刘晓津
出版发行	天津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(300051)
网 址	http://www.tjrm.com.cn
邮 箱	tjrm712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787 × 1092 1/16
印 张	13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00 元

目 录



缘起	1
第一章 阿落	3
第二章 朱小破	8
第三章 格斗大赛	17
第四章 校园闯入者	32
第五章 夜舞天	40
第六章 校园变异	53
第七章 世界游乐场	64
第八章 破魂长老	74
第九章 成长之路	83
第十章 暗黑三界	92
第十一章 银狐之家	101
第十二章 安	113
第十三章 魔鬼训练	130
第十四章 生存者游戏	142
第十五章 异灵川	157
第十六章 空难测试	167
第十七章 小破之威	179
第十八章 达旦复苏	192

缘起

缘起

这个世界上生和死离得最近的地方，是医院。

相隔不过一墙。

或者一瞬。

恺撒脱下身上的白大褂，将办公桌上的医疗笔记归置在一角，关上手提电脑，没有忘记拔下电源插头，以及抹去上面的指纹。

他做事慢慢的，不会有任何遗漏。精细到极致的人，就像他身上衬衣的领子，永远洁净无尘。

离开以前，他站在门口，把整个办公室扫视了一遍。

宽敞的空间，简单的摆设，挂在墙上的价值不菲的字画。

门上烫金的名牌，代表大多数医生毕生所能追求的地位的极限。随着办公室内主人的更替而变化。

恺撒的眼神里，没有一丝留恋。

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主宰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也不是例外。除了，在身后留下稍微多一点儿的東西。

心脏搭桥手术的更高境界，以及一具尸体。

这所全球最知名的贵族医院董事会主席的尸体。

曾经弹指之间便对世界医学界影响甚深的强势人物，此时此刻，正蜷缩在皮沙发上，体温渐渐冷去。颈动脉上，多了一根比发丝还细数倍的银色冰针。被热血所融化，随人体循环最后的奔腾，引向生命的尽头。

创口凝结闭合，如同从未存在，一切伤害都在最深最细微处，暗流汹涌，而表象仍然平静。

执著于给别人带去漫长从容的死亡，是恺撒寥寥癖好中的

一种。

他走出办公室，走出医院大门，站在街边等出租车。

他从不自己开车，也不购置任何属于个人的大宗财产。

这时候，一辆银色的小车经过他身边，开车的女人伸出头来和他打招呼：“恺撒先生，你也才下班吗？”

看看表，凌晨一点多，果然很配得上一个“才”字。

这是产科的护士长卫莲司，看她那筋疲力尽的样子，多半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。

他举手和对方打招呼：“是啊，今天可真长，不是吗？”

汽车发出嘈杂的声音，伴随着卫莲司疲倦的轻笑：“是的。接生了十三个孩子，最后一个，母亲没保住，儿子只有三磅重。还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她点头告别，汽车慢慢驶远。恺撒凝望着蓝色星空，忽然觉得自己杀手生涯的最后一役，需要一个特别的纪念品。

2003年3月17号凌晨一点半。第比斯医院董事会主席格林在该院院长办公室神秘被杀，当任院长，恺撒·基德，自那日起也下落不明。同时失踪的，还有那天晚上出生的一个亚裔男婴，其母难产死亡，没有任何其他亲属跟进追查此事。

第一章 阿落

C城。丝米国际学校。星期五的下午，门口停了大批接学生放学的车子。

一辆破旧的福特远远停在一个街区之外，安正眯着眼睛，听收音机里的音乐节目，随着爵士乐缓慢慵懒的节奏，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应和着。

他年纪不轻了，头发剃成精神的板寸，星星点点的白发夹杂其中，眉毛黑挺，脸相当瘦削，嘴角向两边微微上翘，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微笑，但也透着几分谨小慎微。

从四点等到四点十五分，同以往任何一个周末一样，阿落从学校的方向走过来，远远的，就露出温和的笑容，扬起手臂，招一招手。

安凝视着他。

十六岁的阿落。

羸弱得像个女孩子——脸是不像的，俊朗大方，然而多晒了半小时太阳，就会直挺挺晕倒在地。体育永远不及格，学校组织外出旅行，出去一天就给人送回来，原因是拖了全年级同学的后腿……

今天，阿落一上车，安，就看到他脖子上的瘀青，是给人两手合拢，活生生掐出来的，后颈上动脉血管犹自微微凸出，若有若无地颤动着。

安很希望自己的眼神没有那么好，但是那痕迹太过明显，何况抢在他询问以前，阿落已经做出很得体的解释：“和同学闹着玩儿，互相掐来掐去。他都要哭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就知道其实他今天又哭了——被人打哭，每周一次，一次半小时，跟候鸟南迁或冬去春来一样有规律。

安无可奈何地叹口气,发动车子慢慢离开,实在忍不住,重复那句说了一千遍的叮咛,从口气上,倒更像哀求:“阿落,你要坚强一点儿!”

孩子露出天真的笑容:“爸爸,我很坚强。”

无论怎么被人欺负或蔑视,心里从来没有留下半分阴影,无论有多少不如意的际遇,仍然如杂草般生活下去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他的确非常之坚强。

坚强到了可以挑战一切心理学家,让他们的理论统统见鬼去的程度。

阿落忽然就很高兴地告诉安:“班上转来了一个新生,今天也有人来接他。”

十六岁的孩子,周末的必然节目是呼群引伴的狂欢。一辆一辆车满载着青春开出去,谁耐烦要家里人来接?

唯一的例外,就是阿落。永远孤单地自侧门走出来,走数十米,向等候在那里的老父,扬手。

安慢慢开,跟在周末大街拥挤的车流之中,漫不经心地问:“是女孩子吗?”

阿落摇头:“不不,是男生,今天才转来的,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。”

他一下子指着窗外叫:“就是那辆车,那辆车,来接他的。”

安瞥了一眼,猛然一个激灵。

不是什么稀罕物,不过一辆极破旧的德国甲壳虫,轻盈地驶过,行进得如丝绸一般柔滑轻巧,划开面前的空气,如滚烫的刀锋切入黄油。

在离地一米的距离?!

安眨眼,再张开时,甲壳虫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相信自己的眼力,可以定格阳光下空气飞舞的痕迹,可以辨认阴云之上鹰隼高舞的翅风。他对影像的捕捉和辨认能力,可以媲美高科技支持下的一流数码相机。在那一瞬间,除他以外没人发现,在交通堵塞的车流中,一辆车忍无可忍地采取了飞翔的姿态,奔向前方。

阿落也不例外，很快他就说：“哎，我看错了。”他的脸贴在玻璃上，那外面分明是一辆大红的奔驰跑车。但他觉得奇怪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怎么看花眼看得那么离谱呢？”

安的手握紧方向盘，背上一阵发冷。

他们住东区，除了贫民窟以外，本城房价最便宜的一区。在阿落入学之初，负责登记学生资料的工作人员不肯相信他们填的地址：“你们住番兰街十五号？”

住番兰街十五号的家庭，怎么支付得起丝米国际学校的教育费用？

阿落对世事懵然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闻言点头：“是啊，怎么，你也住那里吗？”

那中年男子抬起眼看看他，神色轻慢，随即冷淡地说：“这里没有人住那边。”

阿落惋惜地说：“哦，真不好，没人能和我结伴回家了。”

安远远站在他身后，眼神落在儿子的黑发上，那承载着自己毕生温柔的情绪日复一日，耐心微弱地滋长着，不曾断绝。

亦不容他人伤害。

只是很多时候，即使最强悍的人，也会陷入一种无奈之中。

进了门，阿落换了鞋子，直接走进厨房，须臾之间，他就围上围裙，探出头来：“阿爸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安把自己丢进客厅的沙发里，随手打开音响——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，纯净如水。他对食物的要求很低：“三明治吧。多夹点儿肉。”

阿落不满地叹气：“饮食不平衡对你身体没有好处的，先做个蔬菜沙拉补充维生素吧。”顺手关了厨房门，随即传来隐约的切菜声。安偏头细细听，节奏精准，快捷而均衡，手腕与手指的力量协调之极，一分的肌肉运转着十分的精力。

阿落十岁那年，第一次尝试做饭。他切出来的黄瓜片，比一根头发丝还要薄，覆盖在瓷盘上，滚开的高汤淋上去，立刻香味氤氲，清甜无比。

是用刀的天才。无意、轻易、飘逸之中，便达到他人永远不可企望的地步。虽然用的是菜刀。只是菜刀。

或者在由平凡所主宰的世界之中，这样更好。

安的思绪没有机会飘到更远的所在，便被阿落打断。沙拉端了上来，土豆块微黄，莴苣叶翠绿，胡萝卜嫩红，三色相杂，覆盖着乳色酱汁，煞是好看。但问题是，这三样东西，安一样也不爱吃。不但不爱吃，简直痛之恨之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他登时拉下脸来，本来半靠在沙发上，这下全部蜷进沙发里。这有些孩子气的举动被阿落收入眼底，手指在盘边叮当一弹，警告：“要吃啊。你不吃这个，我一会儿就不吃饭。”

如此威胁，对不相干者毫无威慑力，不吃饭就不吃饭罢，饿到死看谁给阁下风光大葬。

但人类和猴子之所以没有灭亡，主要归功于父母们都不这样想。

无论多么精心照顾阿落，他半夜都可能会因为贫血而昏迷，因此在家里的床头柜上永远放着食物与抢救设备，长夜亮灯。一顿不吃饭，其凶险若何？安见识多了，哪敢冒险，只好点点头：“好啦好啦，我吃，我吃。”

四十几岁的老男人，似回到童稚时候，在督促的眼光之下，无可奈何地放一勺红红黄黄生冷玩意儿入口，囫圇吞下。阿落满意一笑，边走回厨房，一边说：“好了，我这就做你爱吃的，牛排吧？几分熟？”

每周最美好的夜晚。阿落在客厅一角的小书桌旁安静地看书。音乐回荡，安戴着实际没有任何作用，只是衬托出他满脸慈祥的一副平光眼镜，一针针地织着毛衣。他永远在织一件毛衣，灰蓝色，粗棒针，高领套头。一行行织下去，到收尾的时候，以反向的针法重新织起，直到把成品织成虚无。

反反复复。是他的祈祷，还是他的叹息？

皮肤接触毛线，带出一丝丝的摩擦，极轻微的响声。他知道阿落在听，倘若这响声停的时间稍长，那孩子就会不安地转过头来，

看他起身去洗手间，倒水，换一张 CD，坐回原位，才松口气继续看书。

看到十点，安提醒他：“我们出去散散步，你该休息一下眼睛了。”

这时，一声丁零划破室内的安谧，是电话铃声。

两人面面相觑。

这房子里有一部电话，不过从来没有响过，至今四年有余。安所做的工作，是为城里的大户人家做园丁，尤其精于修剪名贵的花木。虽然也常常需要和客人预定时间，但是，他只使用手提电话。

铃声响得很有耐心。丁零，丁零，丁零。

安慢慢走过去，手指在空中犹豫许久，终于伸手去接。一面侧过身子，挡住阿落的视线，避免他看到他哪怕最细微的表情变化。

但是他这个举动做得毫无意义，因为五秒之后他径直转过身来，无比诧异地说：“阿落，找你的。”

阿落冲过来接电话，讲了一分钟，中间三十秒用于找纸和笔记一个地址，在终于撂下话筒之后，他站得笔直，带着毛细血管大规模破裂般的兴奋脸色，宣布：“我同学邀请我去他家做客。”

第二章 朱小破

做客,于安或阿落,都是相当新鲜的经验。从前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,两个人都不善于和人打交道,直到在这里定居,情况也没什么变化,除了阿落就读的学校开家长会或运动会,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。

对此安没觉得怎样,阿落也许觉得有点寂寞吧。有时候他也看着街上呼啸来去的同龄人,久久不愿转移视线。

不等安询问细节,他已经蹿到楼上去,在衣柜里翻找合适的外出服,父亲沉默地站在门口,想劝阻的话涌到了喉咙口,又吞下去。最后安走去厨房,在衬衣的袖子和皮肤之间,贴身藏了一把小小的刀——有一样值得依靠的东西,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多余的。

8

先买一点儿礼物,再赶去纸上所写的地址。不难找,过三个路口,拐两次弯,穿过平常的街道,来到一处平常的小区,独立成栋的小小房子一路分布着,驶入车道,阿落拿着纸条一路分辨着路边竖立的门牌号码,忽然说:“应该到了。”

就是这里。原木门廊上亮着一盏灯,门前的草坪精心修剪过,疏疏落落栽着丁香和玫瑰,安是行家,看得出主人在这方面花费的工夫。

门廊与草坪之间,有个人似正在等待,手插在裤袋里,侧身静静地站着,垂头看地,不知为何出神。

听到引擎声,抬起头,望过来,微微一笑。安和他打了个照面,瞳孔猛然放大,胸腔里猛然滚过一阵风暴似的凛冽之意,能叫醉得最深的酒鬼在一瞬间醒神。

那一瞬间仿佛冰火交织,天使与魔鬼共骑。

定睛再看,却只是一个如阿落般大的男孩子,不高不矮,眼睛

小小的，和气地凝望着人。眼睛黑白分明，像水仙花底的石子，鼻梁异常神俊，但给其他部分一分担，也不起眼。

把他放在人群里，无数眼光就会如水般流去，不会为他停留，不知那一瞥惊鸿里，到底错过了什么。

他扬起手来：“阿落。”

阿落顿时很兴奋：“他记得我的名字啊。”急忙就跳下去，也扬手：“你好你好。”

他自己倒不记得人家的名字，奔到面前一顿，有点尴尬，但他心清如水，不懂掩饰，当场直愣愣地问出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安泊好车，跟在身后听了这句，由不得叹口气，虽然知道阿落在学校里常常给人欺负，但也不是一点自己的原因都没有。

那男孩子却不介意，拍拍他肩膀：“我叫朱小破。哎，你家远吗？这么久才来。”

阿落举着一盒芝士蛋糕：“拐弯去买蛋糕了，八灵街最好吃的蛋糕店买的，最后一盒。”

对方耸耸肩膀：“最后一盒的意思，就是不大新鲜。一会儿你自己吃吧。”阿落傻傻地“哦”了一声。这两个人的对话着实与常规社交礼仪不合，但常规社交礼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安从来没有教过阿落，难不成对方的家长也懒得教孩子么？

小破向安点点头，叫了一声叔叔，一马当先进门去了，手还是插在裤兜里，身子一摇一摇，无忧无虑的样子。安从背后看他的身形，精干结实，线条极为流畅，是训练有素的样子。

朱小破家的房子，虽然是两层，却相当袖珍，客厅面积不算大，摆设简单，中心摆放的沙发极为宽大柔软，坐上去舒服得不想起身，每个座位前配一张脚凳，旁边一个小手台放台灯和食物。房间里的东西虽多，却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主人的起居习惯，一望可知。

小破招呼他们坐下，一面走到楼梯口，大吼一声：“辟尘，下来做点心。”

紧接着就传来一阵噎噎噎的声音，安觉得不管对方是谁，都应该打个招呼，转过头去刚要开口，立刻吓了一跳。

他看到一头“犀牛”。

精确地说，是一头穿着全套清洁外套，手里还举着一根好大拖把的“犀牛”。

此时站在二层楼梯转角，吹胡子瞪眼地对小破说：“我没空，你死鬼老爹养的老鼠生儿子了，搞得阁楼上一塌糊涂。我搞卫生去。”

又噚噚冲下楼梯，经过客厅，冲进卫生间，对沙发上坐的那两个大活人视若无睹。他经过茶几的一瞬间，纸巾盒子里的纸巾猛然外飘，笔直地凝滞在空中，意味着那瞬间的空气流动速度，已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。

阿落的目光好奇地追随着那人的身影，小声问：“小破，这是谁啊？”

小破走回来坐下，盯着那盒他认为不新鲜的芝士蛋糕沉思了一秒钟，伸手打开盒子，试毒一样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，然后说：“辟尘。”

阿落想了想：“你妈？”

小破嘴里那口蛋糕硬生生哽在喉头，半天才说：“我觉得有人不会同意我这么叫。”

阿落和小破共同度过了周末，打发时间的主要工具是一台PS2。两个正当青春的少年郎，各自占据沙发一角，两眼炯炯对住三米开外的荧光屏，从极品飞车杀到幽灵古堡，电视上血肉横飞，喧哗嘈杂，他们两个却都面无表情，沉浸在无限动感的游戏天地里，打了个落花流水。

安在一边坐着，好几次想提醒阿落该回家了。因为已经非常晚了，早已破了阿落就寝时间的记录。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阻止了他。

那感觉首先是因为倦殆，一种莫名的疲惫，猛烈袭来，似有一个无形的吸血鬼，正吸取生命之精华，那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萎靡；但更大的诧异，来自阿落意外的活力。

阿落与活力，两个名词之间，不相干多年。在家或在学校，安永远看到儿子比别人慢半拍，眼睛看到了，脑子想到了，神经下了指令，身体却兀自软弱，无法跟从。他永远在安静慢行，面带微笑，听天由命。

这是多年来，他第一次在儿子的身上看到少年人应有的那种活力，像雨后的草地上，种子在发芽，生命蓬勃，不可阻挡。

这活力从何而来，是因为游戏，还是因为蛋糕？或者，因为那个笑起来憨憨的，眼神偶尔闪烁、精光流动的小破。

中间大概有两到三次，那位对清洁工作显然无限热爱的辟尘，穿过客厅，进出洗手间换卫生工具，而阁楼上则断断续续传来地震演习一样大小的动静，嘈杂中还隐约有人热情洋溢的喊叫：“呼吸，呼吸，加油，加油。”

客人们难免感到诧异，坐在那里的主人却神情呆滞，两眼发直，和电视死扛着，毫无负起解释之责的觉悟。

虽然安整个晚上什么都没干，但他终于累到觉得必须告辞了。脑子里念头刚一转，小破随之停下手里的游戏，向他瞥一眼，说道：“阿落，你该回家了。”

安微微诧异，阿落已经站起来伸个懒腰，道：“对哦，爸爸，我们走吧。”

说走就走，半点儿不含糊，安跟在后面，对小破点点头：“我们走了，谢谢你的招待。”他凝视这男孩子的眼睛，却看不到半分内容，纯净的背后是什么？后者耸耸肩膀：“没什么招待的，今天辟尘和我爹都忙着接生。下次再见吧。”

听到接生两个字，客人差点儿一跤摔下台阶。

目送车子远走，关上门，小破爬上自家阁楼，倚在门口，里面有个极英俊的男人，穿一身睡衣趴在地上，正在细心地清理着什么，看到小破，问：“你同学走了吗？”

小破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我要保护他。”

那男人大惊：“女同学？”

一骨碌爬起来，光脚站着，表情很悲愤：“女同学来了，你都不

叫我一起玩？”看他义愤填膺双臂挥舞，左手里却还捏着一只好小的老鼠，右手拿着软毛刷子，水珠滴答落下，原来在做护士工作。

小破忍气吞声地摆摆手：“男的，男的，你别激动，小米的儿子要给你掐死了。”

听到是男的，那人立刻蔫了，趴下继续干活，头也不抬：“你干吗要保护一个男的？这个倾向我不赞同啊，你要寻求支持，看辟尘怎么想，以我对他多年的了解，他多半也不赞成……”

小破绝望地听了两分钟，抽身走了。

两公里之外，安的车子转过第一个路口，阿落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神情委顿不堪，头靠着座椅，昏昏欲睡。他之前生龙活虎的状态流失得如此之快，中间甚至都没有一个过渡。

安想不通这是为什么，就算归结为热闹之后的疲倦，也不应该如此明显。此时车子已经来到第二个路口，前面是一条长约两百米左右，不大热闹的小街，穿过后就汇入主干道——来路就是如此。但是安忽然发现，那条小街上本来通明的路灯，现在全部黑了。

天气不算差，夜空有稀朗星辰，微弱的荧光洒下，去路依然可见。或者是太晚了，没有行人出入，街道显得很冷清。

出于某种本能，安慢下车子速度，深呼吸。紧接着，他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
他出门前，贴着袖子收藏进去的那把刀，不见了。

整个晚上，他都坐在阿落身边，没有动过。他穿的是样式相当古板的白色衬衣，手腕处有袖钉，扣得极紧，那把刀虽然小，也绝不可能从里面滑出去。

何况，安的敏感程度可以直接打败童话里的公主，不要说九层褥子下的一颗豌豆，就是一根豌豆苗，他也一早捻了出来，何况那么冷而锋利的一样东西。

刀去了哪里？

以紧迫程度而论，这个问题，眼下只能排到第二。荣登榜首

的,已到眼前。

真的是眼前。

就在挡风玻璃前。

蚊子。

车窗前赫然在目的,是许多蚊子。

作为居家旅行不请自来的忠心伙伴,蚊子这种东西,向来是人类浪漫情调和优雅情怀的头号大敌。当年泰坦尼克号上,杰克和露丝于甲板之上风花雪月,实在是相逢得法,走了一把狗屎运,否则置于陆地,坦于野风,佳人雪肌,不叮则罢,一叮就要叮个对心穿,否则蚊子一族,颜面何存?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人世间最无孔不入的卫道士,它们实至名归。

好在,卫道士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,那就是很容易被打死。

但是,如果它们变得很强壮,很大只,很施瓦辛格……那怎么办呢?

这就是安和阿落现在面临的问题。

他们面前的蚊子,真他娘的大啊。半人高,头大如斗,嘴上那根针,在月光下荧荧发亮。阿落历来给蚊子咬惯了,从不晓得这玩意儿身上原来是长毛的,而且长得还十分茂盛。

这样尺寸的蚊子,七八只,三只在前,两只在左,两只在右,摆成掩护进攻的阵势,首尾呼应,互为支援,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雇佣蚊,绝非家庭妇蚊们心血来潮,忽然变形而来的产物。

阿落靠紧车椅背,睁大了眼睛,额头上有汗珠一颗颗滚下。但他神情依然镇定,只是缓慢地问:“爸爸,怎么办?”

安没有回答。

如果是七个这般型号的人,无论所持何种武器,他一早已经跳出车门,单枪匹马,赤手空拳,谁能挡得住?虽说肉体与灵魂都逐渐老去,沉于俗世生活,手脚渐渐迟缓,但是杀气仍在。什么样的生人在他眼里,都是还在呼吸的尸体。

但那不是人。他甚至不敢肯定那到底是什么。

世上最恐惧的,乃是恐惧本身。